

研究論文

「梅縣化」的檳城客家話

陳秀琪、羅肇錦*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摘要

台灣的客家人來自粵東的嘉應州、惠州、潮州，以及閩西的汀州，閩南地區的漳州，經過三百多年來的語言融合與消長，形成台灣現存的主要五大客家話—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不同的語言接觸會有不同的語言發展，馬來西亞的客家人，雖然與台灣的客家人有相同的移民背景與語言來源，但該地區客家話的發展與台灣截然不同。馬來西亞檳城州的客家話主要分布在「浮羅山背」(Balik Pulau)，其地名透露出濃濃的客家味，「浮」字在當地發音為 p'u ，奉母字唸 p' 聲母（白讀）是客家話的語音現象；以「山背」表山後的意思，是客家話的地名特色，這足以說明檳城州的「浮羅山背」是個道地的客家聚落。浮羅山背的客家人來自大陸的梅州、惠州、潮州等不同地區，

* 陳秀琪，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通訊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連絡電話：03-4227151#33055，電子信箱：siuki@ncu.edu.tw。羅肇錦，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榮譽教授，通訊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連絡電話：03-4227151#25855，電子信箱：seogim@cc.ncu.edu.tw。

根據筆者實地的語言調查，現今這些地區的客家話已經揉合成以梅縣客家話的語音系統為主，並攙入華語、福建話、馬來語的新「檳城客家話」，原先的客家話次方言的差別已經模糊，無論在語音或詞彙都有梅、惠、潮州客家話混用的現象，例如「褲」字，同一個發音人有時候讀 k'u³，有時候讀 f'u³，「橋」字會 ɬk'ieu、ɬk'iau 混用，「街」字會 ɬkie、ɬkai 混用等等。由於是綜合型的客家話，故「檳城客家話」不論語音或詞彙，都具有豐富的語言接觸現象及語音演變類型，本文分別從語音和詞彙兩方面探討「檳城客家話」的特色。

關鍵字：梅縣化、檳城客家話、浮羅山背、語言接觸、語言混用

Research Article

“Meixian-like” Penang Hakka dialect

Siu-ki chen, Seo-Gim Lo*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Hakka in Taiwan derives from Chiayingzhou, Huizhou and Chaozhou of the eastern Kuangtung, Tingzhou of the western Min area and Zhangzhou of the southern Min area. After language blend and evolution for more than 300 years, it results in current five major Hakka dialects in Taiwan: Sixian, Hailu, Dapu, Raoping and Zhaoan. Different language contact shows different language development. Although Hakka in Malaysia shares the same immigration background and language source with Hakka in Taiwan, Hakka dialect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aiwan. Hakka dialect of Penang in Malaysia are mostly in “Balik Pulau”(浮羅山背). The name of the place shows

* Siu-ki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ddress: No.300, Jhongda Rd., Jhongli City, Taoyuan County 32001, Taiwan. Tel: 03-4227151#33055. E-mail: siuki@ncu.edu.tw; Seo-Gim L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ddress: No.300, Jhongda Rd., Jhongli City, Taoyuan County 32001, Taiwan. Tel: 03-4227151#25855. E-mail: seogim@cc.ncu.edu.tw.

significant Hakka characteristic. “浮” is pronounced locally as “ $\text{p}^{\text{h}}\text{u}$ ”. Initial consonant P^{h} is the pronunciation of Hakka dialect. “山背” means the back of mountain and it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Hakka name of place. It demonstrates that “Balik Pulau” of Penang is authentic Hakka place. Hakka dialect of Balik Pula are from Meizhou, Huizhou and Chaozhou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field language investigation, currently, These Hakka dialects in Penang are transformed into new “Hakka dialect of Penang” with pronunciation system of Meixian Hakka dialect and combination of Chinese, Fuchien dialect and Malay language. The difference of original sub-dialects of Hakka dialect no longer exists. Regarding pronunciation or vocabulary, it combines Hakka dialect of Meizhou, Huizhou and Chaozhou. For instance, “褲” (pants) can be pronounced as “ $\text{k}^{\text{h}}\text{u}^{\text{h}}$ ” or “ fu^{h} ”, “橋”(bridge) can be pronounced as “ $\text{k}^{\text{h}}\text{i}^{\text{h}}\text{u}$ ” or “ $\text{k}^{\text{h}}\text{i}^{\text{h}}\text{au}$ ”. “街”(street) can be pronounced as “ $\text{k}^{\text{h}}\text{i}^{\text{h}}$ ” or “ $\text{k}^{\text{h}}\text{i}^{\text{h}}\text{ai}$ ”. Since it is the Hakka dialect of combination, “Hakka dialect of Penang”, in terms of pronunciation or vocabulary, shows rich language contact and pronunciation evolution.

Keywords: Meixian-like, Hakka dialect of Penang, Balik Pulau,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blend

一、前言

檳城州的客家話主要分布在「浮羅山背」(Balik Pulau)¹，其地名透露出濃濃的客家味，「浮」字在當地發音為 p'u，奉母字唸 p' 聲母（白讀）是客家話的語音現象；以「山背」表山後的意思，是客家話的地名特色。雖然浮羅山背的客家人來自大陸的梅州、惠州、潮州等不同地區，但根據筆者實地的語言調查，現今這些地區的客家話已經揉合成以梅縣客家話的語音與詞彙系統為主，並攙入華語、粵語、福建話²、馬來語的「檳城客家話」，原先的方言差別已經模糊。也就是說，「檳城客家話」是檳城的客家移民歷經三到四代的時間，在非華人政府的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背景下，新形成的綜合型客家話。由於是綜合型的客家話，故其不論語音或詞彙，都具有豐富的語言接觸現象及語音演變類型，本文分別從語音和詞彙兩方面探討「檳城客家話」的發展及特色。

二、檳城客家話的語音特色

（一）中古知莊章聲母向精組聲母合併

中古精知莊章聲母在客家話有兩種合併類型：一種是精、莊、知_二組聲母合流為 ts- ts' - s-，知_三、章組聲母合流為 tʃ- tʃ' - ʃ-（或 tʂ- tʂ' - ʂ³），例如海陸、饒平、揭西、詔安、長汀等地區的客家話；另一種

¹ 馬來西亞的第一個客家村在浮羅山背成立，浮羅山背共有浮羅文丁、浮羅勿洞、雙溪檳榔、雙溪檳榔港口、新路頭、班臺亞齊、亞逸布爹、美湖及浮羅市區等九個主要鄉鎮，都有客家人的分布，其中以雙溪檳榔與浮羅勿洞的客家人口最集中。

² 檳城將來自福建省移民所說的閩南語稱為福建話。

³ 五華、興寧客家話的知章組字讀 tʂ- tʂ' - ʂ-，發音部位較舌葉音後，但未達到北京話舌尖後音 tʂ- tʂ' - ʂ- 的位置。語料來自周日健，2002，〈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頁 188-202，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邱仲森，2005，《台灣苗栗與廣東興寧客家話比較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類型是精知莊章聲母合流為一套滋絲音 ts- ts' - s-，例如梅縣、翁源、四縣、寧化、武平等地區的客家話。從移民的原居地來看，檳城的客家話雖然來自梅州、惠州、潮州，但時至今日，已趨向以梅州語音系統為主的「檳城客家話」。中古精知莊章聲母漸趨合流，大多數人念 ts- ts' - s-，少數惠州客、潮州客仍留有舌葉音 tʃ- tʃ' - ʃ-，不過其發音部位已明顯偏前，從「針、真」兩字念「 ɛtʃim 、 ɛtʃin 」而不念「 ɛtʃim 、 ɛtʃin 」，可以觀察出 tʃ- tʃ' - ʃ-正在進行前化運動⁴，同時帶動主要元音產生相應的變化（i→ɿ），這是來自語言的外部接觸所引起的內部音變，其變化的過程為： $\text{tʃim} \rightarrow \text{tʃim} \rightarrow \text{tsim}$ （以「針」字為例）。底下列出檳城客家話精知莊章聲母合流的例字：

表 1、精知莊章聲母合流的例字

聲母	例 字
精組字	蕉 tsiau ₃₃ 私 s ₃₃ 線 sen ₅₅₃ 青 ts'ian ₃₃ 接 tsiap ₂ 族 ts'uk ₅
莊組字	愁 seu ₁₁ 森 sem ₃₃ 栓 ts'on ₃₃ 牀 ts'on ₁₁ 澀 sep ₂ 色 set ₂
知組字	痔 ts'ɿ ₅₅₃ 朝 tsau ₃₃ 抽 ts'iu ₃₃ 直 ts'it ₅ 畜 ts'iu ₂
章組字	屎 si ₃₁ 收 siu ₃₃ 壽 siu ₅₅₃ 蒸 tsin ₃₃ 摺 tsiap ₂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二）遇攝三等-iu 和-o 的保守層次

遇攝一、三等李方桂擬為 * -uo、* -jo，客家話的遇攝一等普遍讀

⁴ 陳秀琪，2005，〈知莊章聲母的捲舌音—舌位的前化運動〉。發表於「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台中：靜宜大學，2005年5月14-15日。

-u，相對於一等的-u，遇攝三等的韻母形式應該讀為-iu，但是今客家話除了-iu 之外，還有-i、-u、-o、-y、-ui 等韻母形式，其中以-i（知莊章組以外的聲母）、-u（知莊章組）分布最多，-o 只出現在莊組字，-y 分布在閩南地區的客家話⁵，-iu 和-ui 分別出現在饒平、陸河客家話和台灣詔安客家話的少數見組字⁶。根據方言比較綜合以上形式，共同客家話⁷遇攝三等的起點為*-iu，產生了如下的變化：*-iu→-y→-i、-u、-iu、-ui，此-y、-i、-u、-iu、-ui 等形式，呈現客家話內部差異的兩種來源：一是同攝的韻母形式會因聲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語音演變方向與速度，例如檳城客家話的知章非組讀-u，例如「豬書鼠主蛀數樹夫腐武」等字；其它聲母讀-i，例如「徐舉語許趣句雨」等字。二是不同的客家話次方言間，同攝的韻母也會有不同的演變方向與速度，例如秀篆的詔安客家話遇₃各聲母都讀-y，台灣的詔安客家話則都讀為-i（「去、渠」兩字例外讀為-ui）。

檳城客家話的遇₃字最特別的地方在泥母的「女」字讀⁸ηiu（白讀），相較於饒平、陸河客家話出現在見組字的-iu，顯得格外特殊。雖然目前各地區的客家話遇₃字以讀-i 和-u 為多，-iu 只出現在少數地方的見組字，但從檳城客家話的泥母字「女」讀⁸ηiu，以及少數地方見組字的-iu（見組字的音韻行為往往較趨保守）來看，-iu 的歷史層次早於-y、-i、-u、-ui，而不是後期從-y 再演變而來的-iu。

莊組字常與同韻攝的其他聲母有不同的音韻行為⁸，檳城客家話遇₃字的保守性還表現在莊組字的-o 元音，其音韻層次要早於上述的

⁵ 閩南地區的詔安客家話遇₃字讀-y，例如「豬、書、語、句、主、樹」等字的韻母都讀-y。

⁶ 饒平客家話的「區」字以及陸河客家話的「魚、女、語」讀-iu。崙背詔安客家話的「句渠去」讀-iu。

⁷ 「共同客家話」來自羅杰瑞於 2003 年提出的 common chinese（共同漢語）的概念。參自 Jerry Norman, “The Chinese Dialects: Phonology”, Pp.72-83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ited by Graham Thurgood Randy J.LaPolta.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⁸ 莊組字常與同韻攝的其他聲母有不同的音韻行為，例如深、流、臻曾攝的莊組字分別讀 -em/p、-eu、-en/t，其他聲母的字讀-im/p、-iu、-in/t。

*-iu，與李方桂所擬的*jō 有較相近的音質。莊組字-o 元音的存古層次，還可借助閩南語來做觀察，從共同漢語⁹ (Common Chinese) 較早韻母形式為「一、三等同形」的觀點，閩南語遇-讀-o 元音(部 po³、路 lo³、姑 ko)，遇₃也應該是-o 元音，但發展至今的語音現況是只有莊組字保留了-o 元音(所³so、助 tso³、數 so³)，足見莊組字在閩、客方言所呈現的保守性。客家話的遇₃莊組字都有讀-o 的現象，但檳城客家話較其他客家話的轄字多，例如「梳 ɿso、楚³ts'o、阻³tso、所³so、疏 ɿso」。

(三) 山攝三、四等細音消失

中古的十六攝中，客家話具有介音-i-的共有通、臻、山、效、假、宕、梗、流、咸等攝，但檳城客家話的山攝沒有-i- (日、喻母及部分見組字除外)，這是檳城客家話與眾不同的地方。針對沒有-i-的平面現象，可以有兩種假設：一是檳城客家話的山攝本來就沒有-i-，屬於存古現象；二是山攝的-i-是後來消失，屬於後期的變化。從日、喻母及部分見組字仍有-i-來看，後者較符合檳城客家話的語音事實。

漢語方言-i-消失的原因，主要與聲母或主要元音有關。由於聲母發音部位的偏前或偏後與-i-的協和度，使得-i-產生變化，例如知章組聲母的前化運動¹⁰造成-i-的消失，使得大部分漢語方言的知章組字沒有-i-。-i- 與主要元音的互動，也會造成-i-的消失或形式的改變，例如-ie、i 和-e 分別為前高元音與前半高元音，由於發音的預期性心理，即「預期同化」(anticipatory assimilation)，後面一個音影響前面一個音，在發-i 的時候同時預期要發-e，故將舌位降低，而與-e 合而為一，產生 ie→e 的變化。有些台灣閩南人在發「扁、點」兩字的華語音時，

⁹ Jerry Norman 將宕一、宕三擬為 *oŋ、- *ioŋ。參自 Jerry Norman, "The Chinese Dialects: Phonology", Pp.72-83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ited by Graham Thurgood Randy J.LaPolla.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¹⁰ 陳秀琪，2005，〈知莊章聲母的捲舌音—舌位的前化運動〉。發表於「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台中：靜宜大學，2005年5月14-15日。

容易將 ㄆien、ㄆtien 說成 ㄆpen、ㄆten，就是這個音變原理。再如 -iu，同樣是預期同化的緣故，-i 受圓唇元音 -u 的影響，而產生 iu→y 的變化，例如湖南醴陵¹¹的「菊 ky₂」，山東泰安¹²的「嵩 əɕyŋ」，北京的「窮 ətɕ'yŋ」。

檳城客家話山攝三、四等 -i 的消失，是上述前者？還是後者？亦或兩種音變機制同時作用的結果？先從聲母來看，幫、端、精、知、莊、章組聲母的發音部位都偏前（雙唇—舌葉音），容易因為與 -i 同具〔+前〕之特徵，而使得 -i 被推擠而消失，其消失的速度是 p-、t->ts>tʃ>k-、ø-¹³。但是我們觀察到檳城客家話其他具有 -i 的語音形式，如 -iam、-iun、-ioŋ、-iaŋ、-iuŋ，在相同的聲母環境下，並未造成 -i 的消失。故檳城客家話山攝三、四等 -i 消失的原因，並不僅是聲母發音部位的偏前，必須配合韻母結構來看。檳城客家話具有 -i 的韻母形式（-ien、-iam、-iun、-ioŋ、-iaŋ、-iuŋ）中，只有 -ien 的 -i 消失，可見得 -i 的消失最主要的動因是來自介音與元音的互動，除了上述 ie→e 的變化之外，又加上韻尾 -n〔+前〕之特徵，讓 ien→en 的變化更容易產生。反觀 -iam、-iun、-ioŋ、-iaŋ、-iuŋ，都沒有像 -ien 具有〔+前〕〔+前〕〔+前〕之條件，故能將 -i 穩固的保存著。

雖然檳城客家話山攝三、四等介音的消失，最主要的動因是來自介音與元音的互動，但並非完全與聲母無關，因為山攝三、四等的介音仍保存在日（ŋ-）、影（ø-）、喻（ø-）母及部分見組字（k-），這些聲母的共同點是具有〔-前〕的特徵，不會對 -i 產生推擠的作用，故能讓 -i 保存下來。綜上所述，檳城客家話山攝 -i 的消失，是以介音與元音互動為主，聲母的〔+前〕特徵為輔，兩種音變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底下列出檳城客家話山攝字介音消失的例字：

¹¹ 語料來自李如龍、張雙慶，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¹² 語料來自錢曾怡主編，2001，《山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¹³ 根據調查的語料，檳城客家話山攝三、四等 p-、t- 組聲母的 -i 完全消失，ts-、tʃ- 聲母還有極少數字有 -i，少數 k- 組字及全部的 ø- 字，仍有 -i。

表 2、檳城客家話山攝字介音消失的例字

聲母	例 字
幫組字	變 pen ₅₅₃ 偏 p'en ₃₃ 面 men ₅₅₃ 篋 met ₅
端組字	天 t'en ₃₃ 田 t'en ₁₁ 典 ten ₃₁ 電 t'en ₅₅₃ 鐵 t'et ₂
精組字	煎 tsen ₃₃ 淺 ts'en ₃₁ 先 sen ₃₃ 千 ts'en ₃₃ 節 tset ₂
知組字	纏 tʃen ₁₁ 展 tʃen ₃₁ 撤 tʃet ₂
章組字	善 ʃen ₅₅₃ 戰 tʃen ₅₅₃ 舌 ʃet ₅ 設 ʃet ₂
見組字	肩 ken ₃₃ 筭 ken ₃₁ 傑 k'et ₅ 結 ket ₂
曉匣母字	掀 hen ₃₃ 憲 hen ₅₅₃ 歇 het ₂ 現 hen ₅₅₃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四) 綜合型的檳城客家話

檳城客家話是在非華人政府多族群的多元社會下，為了客家人之間的溝通方便，也為了凝聚感情，自然的融合出以梅州、惠州語音系統為主的綜合型客家話。融合的方式，除了內部很一致的使用梅縣客家話的聲調系統¹⁴之外，聲母也大多向梅縣客家話靠攏，偶有梅州、惠州客家話聲母的並用，韻母則以惠州系統的客家話為主。綜合上述，檳城客家話的融合形式可分為兩種類型：1、梅、惠州客家話混用；2、梅、惠州客家話合璧。詳述如下：

¹⁴ 梅縣客家話的陰去與陽去調合流，調值為 52，檳城客家話也是陰陽去調合流，調值為 553，雖然與梅縣的 52 不完全相同，但其調勢相同。

1、梅州客家話與惠州客家話混用

語言融合的過程，會經歷方言間彼此磨合的中間階段，此階段的語言特色是各方言的語音層次會同時呈現在同個平面上，語言使用者對於同個字偶而使用甲方言的語音，偶而使用乙方言的語音，亦即一字多音的現象，待完成磨合之後，就只留下一個語音。檳城客家話有部份語音正處於磨合階段，梅州音與惠州音並用，當地無論是梅州人或惠州人，對於同個詞彙，有時使用梅州音，有時使用惠州音，未有一致的習慣。例如「客家」可以說 hak₃ ka₃，也可以說 k'ak₃ ka₃，「米糠」可以說 mi^ㄝ k'ɔŋ₃，也可以說 mi^ㄝ ɔhoŋ₃，「竹筍」有 tʃuk₃ sun^ㄝ 和 tsuk₃ sun^ㄝ 兩種說法。底下列出檳城客家話語音混用的實例：

表 3、檳城客家話梅州音與惠州音混用的實例

聲母、韻攝	例 字
溪母 k'/f (h)	窟 fut ₂ /k'ut ₂ 糠 k'ɔŋ ₃₃ /hoŋ ₃₃ 殼 k'ok ₂ /hok ₂ 褲 k'ɯ ₅₅₃ /fu ₅₅₃ 客 k'ak ₂ /hak ₂ 邱 hiu ₃₃ /k'iu ₃₃
生母 ts'/s	瘦 ts'eu ₅₅₃ /seu ₅₅₃ 豉 ts'ii ₅₅₃ /sii ₅₅₃
效 _三 iau/ieu	腰 iau ₃₃ /ieu ₃₃ 貓 miau ₅₅₃ /meu ₅₅₃ 鷓 iau ₅₅₃ /ieu ₅₅₃ 招 tsau ₃₃ /tseu ₃₃ 橋 k'iau ₁₁ /k'ieu ₁₁ 醮 tsiau ₅₅₃ / tseu ₅₅₃
效 _一 o/au	好 ho ₃₁ /hau ₃₁ 高 ko ₃₃ /kau ₃₃ 桃 t'o ₁₁ /t'au ₁₁ 草 ts'o ₃₁ /ts'au ₃₁ 臊 so ₃₃ /sau ₃₃ 毛 mo ₃₃ /mau ₃₃ 老 lo ₃₁ /lau ₃₁ 、灶 tso ₅₅₃ /tsau ₅₅₃ 腦 no ₃₁ /nau ₃₁
流 _三 iu/u	收 su ₃₃ /siu ₃₃ 手 siu ₃₁ /su ₃₁ 周 tsu ₃₃ /tsiu ₃₃ 丑 ts'u ₃₁ /ts'ü ₃₁
通 _三 iuk/uk	六 liuk ₂ /luk ₂ 綠 liuk ₅ /luk ₅ 粟 siuk ₂ /suk ₂
蟹 _{二四} ai/ie	芥 kai ₅₅₃ /kie ₅₅₃ 街 kai ₃₃ kie ₃₃ / 雞 kai ₃₃ /kie ₃₃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2、梅、惠州客家話合璧

台灣的客家話除了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五大腔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四海話¹⁵」，它是來自四縣與海陸客家話語言接觸，所形成的兼具四縣與海陸客家話特色的綜合型客家話。檳城客家話是融合梅、惠州客家話所形成的綜合型客家話，雖然形成方式與台灣的四海話相同，但其實質內容與四海話不盡相同，例如「歧」字，台灣會依四縣底或海陸底所說的四海話，而有 ʃi_{55} （四縣客家話的調值，海陸客家話的聲母和韻母）和 sɿ_{33} （海陸客家話的調值，四縣客家話的聲母和韻母）兩種不同的形式。檳城客家話則不分以何種腔調的客家話為底，大家都說相同的一種形式，將「歧」字說成 si_{33} （梅縣客家話的聲母和調值，惠州客家話的韻母）。

檳城客家話融合的主要原因是為了溝通上的方便，故選擇了最容易發音且最普遍使用的語音形式留下來。大體來說，檳城客家話的聲母與聲調向梅州音靠攏，韻母大多保留惠州音。檳城客家話的聲調最能呈現「梅縣化¹⁶」的趨勢，其聲調走向和調值都與梅縣客家話相同。惠州客家話的去聲調分陰陽，檳城客家話不但將惠州客家話的陰陽去合併成一個調值為 553 的去聲調，其調值與調勢也與梅縣客家話的去聲調 52 相近。惠州客家話的中古知、章組聲母 tʃ - tʃ^c - ʃ -，以及喻母字的 ʒ -，也正向梅縣客家話的 ts - ts^c - s - ø -¹⁷ 聲母靠攏中。韻母方面，蟹攝開口的 $-\text{ai}$ 、蟹攝合口的 $-\text{ui}$ 、效 \equiv $-\text{iau}$ （ $-\text{au}$ ）、流 \equiv 知章組的 $-\text{iu}$ 、深 \equiv

¹⁵ 「四海話」是羅肇錦先生最先提出，為四縣客家話和海陸客家話因語言接觸，所形成的混合型客家話（台灣漳州客家話的失落與四海話的重構）。頁 267-283，收錄於《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四海話」是個定義較寬的概念，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四海話調查資料，發現「四海話」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可以再細分為以海陸客家話為底，受四縣客家話影響所說的「四海話」，以及以四縣客家話為底，受海陸客家話影響所說的「海四話」。本文採寬式的定義。

¹⁶ 梅州客家話以來自梅縣的客家話最多，故本文提到梅州客家話以梅縣為代表。

¹⁷ 與 tʃ - tʃ^c - ʃ -同發音部位的濁擦音 ʒ -受梅縣客家話影響產生 $\text{ʒ} \rightarrow \text{ø}$ 的變化，韻母形式也改用梅縣客家話的韻母，例如「葉、鉛」兩字讀，原來的惠州客家話讀「 ʒiap_2 、 ʒian_{55} 」，檳城客家話讀「 iap_5 、 ien_{11} 」。

知章組的-im、山=見組的-an、臻=知章組的-in 等，都以使用惠州音為多。其中-ai、-iau、-iu 有部份字是梅縣客家話與惠州客家話混用（已詳述於上文），正處於演變的中間階段，由此可看出檳城客家話的融合過程是採「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底下列表比較檳城客家話與梅縣客家話、惠州客家話的不同：

表 4、檳城客家話與梅縣客家話、惠州客家話的比較

	檳城客家話 ¹⁸	梅州客家話（梅縣）	惠州客家話
豬	tsu ₃₃	tsu ₄₄	tʃu ₅₃
粥	tsuk ₂	tsuk ₂	tʃuk ₅
朝	tsau ₃₃	tseu ₄₄	tʃau ₅₃
手	siu ₃₁	su ₃₁	ʃiu ₁₃
歧	si ₅₅₃	sɿ ₅₂	ʃi ₃₃
晝	tʃiu ₅₅₃	tsu ₅₂	tʃiu ₁₁
濕	ʃip ₂	sɿp ₂	ʃip ₅
鉛	ien ₁₁	ien ₁₁	ʒien ₅₅
葉	iap ₅	iap ₅	ʒiap ₂
圓	ien ₁₁	ien ₁₁	ʒian ₅₅

¹⁸ 此表中的例字，無論原鄉來自梅州或惠州的檳城客家人，其音讀都相同如表中所注。

杯	pui ₃₃	pi ₄₄	pui ₅₃
針	tsim ₃₃	tsɿm ₃₃	tʃim ₅₃
眼	ŋan ₃₁	ŋian ₃₁	ŋan ₁₃
身	sin ₃₃	sɿn ₄₄	ʃin ₅₃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三、檳城客家話的詞彙特色

檳城客家話與台灣客家話一樣，從粵東一帶來馬來西亞的客家人，也是在原鄉就與廣東人往來頻繁，甚至在家鄉時與四周居民說粵語，所以在原鄉時就借入許多廣東話，來到馬來西亞則有廣府人、潮州人、泉州人、汀州人，因此也或多或少在客家話中夾雜著廣府話、潮州話、泉州話。當然住在馬來西亞，為了生活，也一定要說馬來話才能與當地政府機關溝通，做生意也一定要會說馬來語才能賺錢。因此檳城客家話除了想當然爾的馬來化以外，來到馬來西亞後陸續借用許多廣東話當客語的新詞¹⁹，例如：hau₃₁ lian₅₅（很漂亮）、ŋam₂₄ ŋam₂₄ hau₃₁（剛好）、se₅₅ lau₃₁ ko₂₄（小孩）等。其中仔尾詞最明顯都用廣話的「仔」tsai，例如：mun₂₄ tsai₃₁（蚊子）、lo₁₁ tsai₃₁（蚌）、se₅₅ man₂₄ tsai₃₁（小孩子）。稱各行業的人則加入「佬」，例如：tsuk₂ ŋ₁₁ lau₃₁（漁夫）、suŋ₅₅ sin₅₅ lau₃₁（郵差）、kiu₅₅ fo₃₁ lau₃₁（消防隊）、tsu₃₁ sit₅ lau₃₁（廚師）、na₁₁ mo₁₁ lau₃₁（道士）都是廣東話借來變成客家話的主流。

除了廣東話以外其次影響較大的是當地的馬來話，檳城客家話中有完全從馬來話借來的外來詞。這些外來詞又可分兩類：一類是原音重現沒有聲調，一類賦予客家話聲調。如：buah guli（彈珠）、khawin

¹⁹ 參見羅肇錦，2002，〈試論福建廣東客家話的源與變〉，《聲韻論叢》12：229-246。

(結婚)、kam pong (鄉下)、mata-mata (警察)²⁰完全依照馬來語音借進來，由於馬來語是沒有聲調的語言，所以借進來的音，當地客家話就變成沒有聲調或賦予任意聲調，另一類則受客家話六個聲調的導引，使借進來的馬來語變成結構上單音節 (C) (M) V (E) /T，然後加上客家話的聲調，如 pa₂₄ sat₂ (市場)、pot₂ lan₅₅ (陰陽人)、tsa₂₄ la₅₃ (性病)²¹、lo₁₁ ti₅₅ (麵包)、mo₅₅ tut₅ (瓶蓋)、kon₂₄ tuŋ₂₄ (馬鈴薯)、no₁₁ na₅₅ ko₃₁ (釋迦)、toŋ₁₁ kap₅ (拐杖)。

其次，借進來的外來詞中，也有一半客語一半馬來語的「合璧詞」²²，例如：攪 masak (扮家家酒)，「攪」(音 kau³¹) 客語「玩」的意思，masak 馬來語「烹煮」的意思，合起來指小孩玩模仿大人烹煮的扮家家酒遊戲。又如 mata 寮 (警察局)，馬來語 mata 是指眼睛，把 mata 重疊成 mata-mata 就引申為「警察」，而客家話把普通的房舍都稱「寮」，警察辦公的地方也不例外，所以稱為 mata 寮 (警察局)。生 sa₂₄la₅₃ (得性病)，客家話慣用「生」表示患病或得病，加上馬來語 salah (本義指做犯錯的事引申為性病)，再賦與客語聲調就成了客語的結構 sang₂₄ sa₂₄ la₅₃ (得性病)；做 ku₃₁ li₅₅ (做雇員，kuli 台灣譯成苦力)、tolong 你 (勞駕你)，tolong 馬來語是打擾、麻煩的意思，這裡變成及物動詞，後面直接加賓語 ŋ₁₁ (你)；kau₂₄ sim₂₄ k'iu₂₄ (娶媳婦，截取馬來語結婚 khawin 的前音節，與客家話媳婦 sim₂₄ k'iu₂₄ 做詞彙組合)；kau₂₄ p'o₁₁ (討老婆)，同樣取自馬來語結婚 khawin 的前音節，與客家話老婆的簡稱 p'o₁₁ 結合，再賦予聲調 (陰平調 24)

²⁰ 馬來語常用重疊方式造名詞，如台灣花蓮的原住民稱客家人ŋai ŋai，這裡 mata 馬來語是指眼睛，mata-mata 則取用眼睛監視人的人叫做警察。「警察局」則從 matamata 寮簡化成「mata 寮」。

²¹ salah 在馬來語是「做犯錯的事」，回教國家把得性病看成是做錯事。

²² 合璧詞是指兩種語言交融接觸後使用兩種以上語言的人，往往從兩種語言中各取一個成分，湊合成新的詞彙，如沙發椅、摩托車---就是典型的合璧詞，社會上一般都稱它外來詞，而把類似 mata 寮 lo₅₅ ti₅₅ tiam₅₅ (麵包店)、ts'on₅₅ lui₅₅ (賺錢)---才算合璧詞，這裡採取從寬解釋。

而成「娶老婆 kau₂₄ p'õ₁₁」；kiep₅ tsai₃₁ mau₅₅（鴨舌帽 kiek 馬來語從英文 cap 借來，tsai₃₁ 是廣府話借來的仔尾詞，全詞結構客家話變成「帽仔帽」，是漢譯加詞的借用法）；mak₅（媽，背後敘述時用，完全借馬來音加上客語聲調）、a₂₄ ma₅₅（媽媽，當面稱呼時，保持客家稱呼不借馬來語）；ts'on₅₅ lui₂₄（賺錢，馬來語 duit 指「錢」，把 d 音變為 l，再賦予客語聲調變成 lui₂）。d-和 l-聲母的發音部位相同，閩西客家話來母的細音字音變讀為 t- 聲母，從閩西客家話 l-→t- 的例子，來看浮羅山背客家話的 d-→l-，具有異曲同工之妙；mo₅₅ tut₅ set₂（瓶蓋，set 是漢譯加詞「塞子」）；pia₂₄ tsiu₃₁（啤酒，pia 來自馬來語 bir，加上客語聲調形成 pia₂₄ 酒。馬來語的 bir 來自英文的 beer）等。

檳城客家話接觸影響形成的新詞中，更有從當地其他漢語方言借入的詞彙，當地人有的會說不少潮州話，因為當地潮州人的勢力很大，所以從潮州閩南話借入客家話使用，例如：hau₃₁ se₅₅（方便），是潮州話「好勢」；lan₁₁ ts'ia₅₅（手推車，lang 指人），是潮州話「人車」；bak₂ p'u₅₅（肉鬆）是潮州話「肉脯」、t'eu₁₁ ka₂₄（老闆）是潮州話「頭家」、t'eu₁₁ ka₂₄ njoŋ₁₁（老闆娘）是潮州話「頭家娘」。

其他借英文借詞部分，大都是在全音漢譯後又加一個漢字表意叫做「漢譯加字」²³，不過另有一種漢譯加詞是翻譯以後又加上一個動詞說明他的用途，如看 TV（TV 譯成電視又加「看」使人更清楚該詞的概念）、聽 radio（radio 譯成聲音機又加「聽」使人更清楚該詞的概念）、買 gas（gas 譯成瓦斯又加「買」使人更清楚該詞的概念買瓦斯）、iu₁₁ pam₅₅（pam 是馬來語「泵浦」的意思，pam 來自英文的 pump，指抽取出來的意思）、tire 輪（譯成客語「樹奶」又加「輪」字構成「樹奶輪」使人立刻了解其質材及用途）。

²³ 一般漢譯詞中會按照漢語地名結構的模式進行規範，如壯語中水塘為 tam₃₁，漢字譯做潭，tam₃₁ lai₃₁（長方的水潭）案壯語地名結構模式音譯做「潭累」可是在漢語地名結構模式規範下卻譯成了「潭累塘」。相同的，壯語中「阪」（ba:n₅₅ 村子）ba:n₅₅ mo₃₅（靠近泉水的村子），漢字譯做「阪麼村」，都是在漢語地名結構模式規範下所譯成的新地名。

另外有極少數是直接從英文譯譯過來完全不管音韻，如 switch 直接漢譯成「開關」，沒有任何「加詞」，這一類沒有加詞的漢譯，大都是意譯的外來詞，因為已經意譯了，所以清楚易懂當然不需「加詞」說明。到此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總結，漢譯加詞之所以要加詞，完全是因為音譯外來詞不明其義，所以加一個漢譯詞表明其義，這與漢字「形聲」造字時一樣，只有聲符無法了解字義，必須加上形符（即義符），才能表義，如「請」字，從「青」得聲，「青」只表聲無義，須加「言」這個形符，才能了解「請」是用言語請託，可見「漢譯加詞」的方法就是形聲的「建類一首同義相授」。

四、檳城客家話的統合

前面檳城客家話大勢，把廣東梅州、潮州、惠州到檳城以後的變化，做詳實的敘述，這些變化有閩化、有粵化、有國語化、有馬來化，而這些變化是如何統合起來，必須另作說明，下面就分成急速轉借成普通話化客語、大量借用馬來語、長期混用產生許多客馬合璧詞、現代廣東話的借入四個部份加以說明。

（一）急速轉借成普通話化客語

檳城客家話與其他各地客家話，都趨向「簡化」，採取社會大眾最容易懂的方式造詞，其中最普遍、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普通話的語詞，直接翻讀成客家話，如：ŋa₁₁ sot₂（牙刷）、ts'am₁₁ teu₅₅（蠶豆）、ham₅₅（餡）、kam₃₁ tsung₅₅（鹼粽）、fung₁₁ k'iu₂（紅麴）、mit₅ tsiu₃₁（蜜酒）、mit₅ fung₂₄（蜜蜂）、p'ak₅ kap₂（白鴿）、met₅ ng₁₁（墨魚）、san₂₄ kai₂₄（山雞）、fu₁₁ t'iap₅（蝴蝶）、i₃₁ tsa₂₄ sa₁₁（雨遮蛇）、in₁₁ fo₃₁ ts'ung₁₁（螢火蟲）、li₂₄ ng₁₁（鯉魚）、man₁₁ ng₁₁（鰻魚）、ng₁₁ tung₁₁ su₅₅（梧桐樹）、hiong₅₅ ngit₂ k'ui₁₁（向日葵）、moi₁₁ kui₂₄ fa₂₄（玫瑰花）、feu₁₁ p'in₁₁（浮萍）、neu₃₁ k'ieu₅₅（鈕扣）、ts'ong₁₁ kin₂₄（床單）、fat₂ kiap₅

(髮夾)、sii₃₁ hang₂₄ (屎坑)、ngi₃₁ to₃₁ (耳朵)、heu₁₁ lung₁₁ (喉嚨)、nen₅₅ tsiip₂ (奶汁)、fun₁₁ mu₅₅ (墳墓)、tu₃₁ pok₂ (賭博)、put₂ tau₃₁ vung₂₄ (不倒翁)、so₃₁ nap₅ (嗔吶)、muk₂ ng₁₁ (木魚)。

這種用法是一個語言從拼音走向文字化中最不應該用的方法，一般處理方言中有音無字的問題，除了找出本字以外，沒有本字的語詞，應該依照 1、採用俗字；2、採堪用字；3、採借音；4、採用音標；5、同音通假；6、另造新字；7、借義使用等次序去處理²⁴。其中「借義使用」是最不好的方法，它比另造新字或注出音標更為失焦。因為一個方言無通用字可借時，擅自借用音近義同的文字，或與聲音無關但意義完全切合的漢語今用字，會讓那個方言的音義分離，使用再久，都還是別人的語言詞彙。例如閩南的 ts'ua，可能是「找」字才是本義，但今天「找」字已經不用在「娶」的字義，如果娶妻寫成「找妻」，容易被人會錯意，所以乾脆借用共同語中的「娶」字。又如客家話的 kieu₃ (哭)，本字應該是「噉」(或者叫)，但寫成「大叫一場」或「大噉一場」都容易被誤解，乾脆用完全不同音的「哭」字，寫成「大哭一場」，這就是借義使用。然而，這種用字法固然有其與共同語相通，大家一看就懂的好處，但站在保存方言的意義上則大打折扣，使用時還值得三思，今天梅州客家話，大都是這種走向，站在長遠保存詞彙的立場，是非常不智的做法，檳城的客家話也與梅縣相同趨勢，著實令人擔憂。

(二) 大量借用馬來語

這是指完全借用馬來語的原音原意，完全不涉及漢語成分，唯一與漢語有關的是變客家話以後都一一加上聲調(依自己客語次方言的聲調而有不同)。例如：kam₁₁ pong₅₅ (鄉下)、no₁₁na₅₅ko₃₁ (釋迦)、

²⁴ 參見羅肇錦《客話本字線索與非本字思索》對有音無字的處理方法，提出論辯，認為「借義使用」比另造新字或注出音標，更容易失去自己語言的詞彙。文見羅肇錦，1998，〈客話本字線索與非本字思索〉。《國文學誌》2：383-413。

lo₁₁ ti₅₅ (麵包)、so₁₁ tong₂₄²⁵ (小管)、tong₁₁ kap₅ (拐杖)、toi₂₄ let₅ (廁所)、ket₂ iak₅ (腋下)、ts'in₃₁ ts'ai₃₁ (隨便)、to₁₁ lang₅₅ (麻煩)、pot₂ lan₅₅ (陰陽人)、mi₁₁ si₂₄ (護士)、mata mata (警察)、pa₂₄ sat₂ (市場)、lo₅₅ ti₅₅ (麵包)、pan₂₄ tan₅₅ (忌諱)、sa₂₄ iaŋ₃₁ (浪費)。

上面從馬來語借來的詞彙中，大致又可分成：外來（英文借來）馬來語以及本土馬來語兩部分。像 toi₂₄ let₅ (廁所)、mi₁₁ si₂₄ (護士) 應該是馬來語從英文借進來的，檳城客家人又再從馬來語借來使用，其餘都是馬來語本身的詞彙，檳城客家話中以大量借來使用，只是沒有找對應的漢字加以書寫記錄。這裡值得注意的有 so₁₁ tong₂₄ (小管)、tong₁₁ kap₅ (拐杖) 和 ts'in₃₁ ts'ai₃₁ (隨便) 三個詞，今天在不少閩南地區及客家地區都普遍使用，其實是早期從馬來語借來而不自知。

(三) 長期混用產生許多客馬合璧詞

這裡的合璧詞是指目前流行檳城客家區的語詞，這些語詞一半是客家話，另一半是馬來話，結合後所產生的新詞。例如：fuŋ₂₄ paŋ₅₅ (打氣筒)、kok₂ kui₂₄ in₅₅ (印模)、lo₅₅ ti₅₅ tiam₅₅ (麵包店)、tsau₃₁ lui₅₅ (找錢)、in₅₅ pit₂ (鋼筆)、kau₃₁ masa²⁶ (扮家家酒)、sam₂₄ sen₂₄ tsai₃₁ (流氓仔)、siit₅ lui₅₅²⁷ (食錢貪污)、k'iam₅₅ lui₅₅ (賒帳)。在檳城這類合璧詞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四) 現代廣東話的借入

這裡所舉是到檳城以後才從廣府話借入的語詞，與目前台灣通用早期廣東話所借入的不同。例如：fan₂₄ kan₃₁ 番梘 (肥皂)、se₅₅ man₂₄

²⁵ 馬來語 sodonj 是指小墨魚，閩南語 sokŋ 就從此音譯而成，客家話稱 so₃₁ kon₃₁ ne₁₁，把它分成三個音節，寫成「鎖管子」，其實完全與長長像管子無關。

²⁶ 馬來語 masak 烹煮的意思。

²⁷ 馬來語 duit 指錢，所以 ts'on₅₅ lui₅₅ (賺錢)、tsau₃₁ lui₅₅ (找錢)、siit₅ lui₅₅ (食錢貪污)、k'iam₅₅ lui₅₅ (賒帳)，都一一產生。

tsai₂₄ (小孩子)、lo₁₁ tsai₃₁ 螺仔(蚌)、suŋ₅₅ sin₅₅ lau₃₁ (郵差)、kiu₅₅ fo₃₁ lau₃₁ (消防隊)、liak₅ tsai₃₁ (很棒)、lian₅₅ (靚)、iu₂₄ ts'ien₁₁ lau₃₁ (有錢人)、ŋam₂₄ ŋam₂₄ hau₃₁ (剛剛好)、hau₃₁ lian₅₅ (很漂亮)。

從「tsai₃₁」和「lau₃₁」的名詞詞尾結構，可以看出檳城客家話已經改用廣府話的詞尾特徵，是很明顯的粵化，所以檳城客家話已經融入許多廣府話成為粵化的客語，而這些名詞尾的表現方式也是今天梅縣話的表現趨勢，因為所走的趨勢與梅縣一樣，所以也可以說是梅縣化的檳城客家話。

五、檳城客家話的特殊現象

檳城客家話除了受普通話、廣東話、閩南話、馬來話及英語的統合以外，也有一些語音詞彙上的特殊現象，我們在此一併說明，讓檳城的客家話，更清楚有序的呈現出來。

(一) 陰聲、陽聲、入聲常常對立成詞²⁸

檳城客家話陰、陽、入對立的詞彙舉例如下：

iam/iap (腌菜/冚著)、him/hip (翕弓蕉/翕熱)、ŋam₃₁/ŋap₅ (下頷/頷著)、tin₂₄/tit₂ (冚/捩)、ŋan₂₄/ŋat₂ (研/嚙)、tsim₂₄/tsip₅ (唸/冚)、k'iam₁₁/k'iep (弇/揜)、ts'am₂₄/ts'ap₂ (參/插)、van₂₄/vat₂ (彎/幹)、vang₁₁/vak₂ (橫/挖)、maj₃₁/mak₂ (蝻/蠓)。

這裡所舉的檳城客家話陰、陽、入對立，是各方言都有的現象，但客家話特別完整豐富，我們從客家話狀聲詞大多可以陰、陽、入對立現象，可以找到答案，例如：pit lit piak liak→pin lin pian

²⁸ 漢語語詞常有陰聲陽聲入聲尾音互有消長產生音近義近的新詞，一般稱作對轉，如翕有 him/ hip 兩讀是陽入對轉，畫有 fa/vak 兩讀是陰入對轉，狀聲詞 k'in₅₅ k'iang=/k'i₅₅k'ia₅₅ 是陰陽對轉。這裡所舉 ts'am₂₄/ts'ap₂ (參插)、van₂₄/vat₂ (彎幹)、van/vak= (橫) --- 等都是陽入對轉。

liɑŋ→pi li pia lia

kit lit kok lok →kin lin koŋ loŋ →ki li ko lo

pit pit pok pok →Pin pin poŋ poŋ→pi pi po po

這些狀聲無論如何排列，在客家話中大都可以成立韻尾陰、陽、入對立的詞彙。這樣產生的詞彙大都可以從音義上證明他們是同源詞，例如：him 和 hip 是陽入對轉的同源關係，從意義上說都是密閉空間空氣不流通，所以空氣不流通很悶熱叫做「翕熱」（翕音 hip），把香蕉放入密閉容器中悶熟叫做「翕弓蕉」（翕音 him）。又如：ts'am₂₄ 與 ts'ap₂ 是陽入對轉，都有參插其中的意涵，是同源字。如「參與」有「參插其中」的意思，「插隊」也有「參插其中」的意思。其他各對韻尾陰、陽、入對立的詞，都可以這樣看待。

（二）保有豐富漢語古詞

檳城客家話的古語詞舉例如下：

siam₁₁（蟬）、kiak₅（屐）、tu₃₁ tap₂（肚搭）、pa₁₁ tai₅₅（背帶）、mun₁₁ k'iam₂₄（門檻）、ts'u₂₄ teu₁₁（柱頭）、kok₂ tsai₃₁（桷仔）、ts'am₅₅ tsai₁₁（杉木）、sun₂₄ set₂（孫息）、ap₂ ma₁₁ tai₁₁（平板足）、ts'on₅₅（髮旋）、mu₃₁ sii₂₄（舞獅）、ts'ai₂₄ t'iam₁₁ pan₃₁（篩甜版）。這些古漢語詞常常與上古字義相對稱，如「檻」可以結構成「門檻」、「戶檻」等詞，都是很古的詞彙沿用下來，其他如「桷」、「杉」、「髮旋」與「篩」等詞，都是上古就已經習用的詞彙。

（三）仔尾詞變成粵語用法詞尾加 tsai₃₁

粵語在檳城屬強勢語言，檳城客家人有許多是以粵語為生活用語，故其所說的客家話有許多粵語的滲透現象，其中詞尾加「tsai₃₁」甚為普遍，例如羌 tsai₃₁（羌子）、燕 tsai₃₁（燕子）、o₁₁ tsai₃₁（蚶仔）、蠶 tsai₃₁（蠶）、牛 tsai₃₁（小牛）、豬 tsai₃₁（小豬）、雞 tsai₃₁（小雞）、

鴨 tsai₃₁ (小鴨)、秧 tsai₃₁ (秧仔)、moi₅₅ tsai₃₁ (妹仔)、a ku₂₄ tsai₃₁ (小姑)、sim₁₁ khiu₂₄ tsai₃₁ (童養媳)。仔尾詞各次方言用法不同，如四縣用「e」、海陸用「ɿ」、興寧用「i」、閩語用「a」、粵語用「tsai」，檳城的客家話不用各地的客家話仔尾，偏偏採取粵語的「tsai」，可見在馬來西亞粵語的強勢。

(四) 特徵詞保持特色不容輕變

特徵詞指長遠以來一直都是客家特有詞彙，只要有這些特徵詞的語言都是客家話，包含客家話底層的畚語、彝語、苗瑤語、壯語的詞彙，例如：vok₅ ma₁₁ (鑊麻)²⁹、k'uai₅₅ ma₁₁ (篾麻)、moi₁₁ ts'oi₅₅ (鹹菜乾)、kai₂₄ ts'un₂₄ 雞春 (雞蛋)、t'eu₅₅ fu₅₅ t'eu₁₁ 豆腐頭 (豆渣)、vu₂₄ sii₅₅ iu₁₁ 烏豉油 (醬油)、tsau₂₄ ma₁₁ (糟麻)、kai₂₄ kin₂₄ (雞胗)、kai₂₄ ki₅₅ (雞髻)、kai₂₄ pi₃₁ (雞脾)、kon₂₄ pi₂₄□□ (臭蟲)、vu₂₄ in₁₁ (烏蠅)、la₁₁ kia₁₁ (蜘蛛)。特徵詞都是保留很早以前的祖先語言，經過好幾層的借用以後，仍保有的底層用法，如前面所舉 vok₅ ma₁₁ (鑊麻)、k'uai₅₅ ma₁₁ (篾麻)、tsau₂₄ ma₁₁ (糟麻) 的「ma」，是母姓社會以母為大的的遺留，在當時「ma」是形容詞代表「大」，後來表示雌性動物的限定語 (如牛麻)，在後來變成無意義的詞尾 (如笠麻)，都放在名詞後當修飾語，但發展出「癩麻」「懶尸麻」時，客家話語法已經受北方話影響，由 N+A→A+N，所以「ma」的位置由名詞後變名詞前，從這個特殊詞可以看出客家話的歷史演變。

(五) 特殊文化背景產生的特有詞

語義結構非一般客家話的用法，有其背後在地化的歷史文化所形成。例如：kuŋ₂₄ sii₂₄ san₂₄ (公司山)、lan₂₄ sii₂₄ i₃₁ 懶尸椅 (躺椅)、fo₃₁

²⁹ 「ma」在彝語演變到客語的過程是：n+ma (大)→n+ma (雌性)→n+ma (後綴)→a+ma (名詞)。參見羅肇錦，2010，〈客家話「女麻」(ma)的語法化過程〉。頁 290-299，收錄於羅肇錦、陳秀琪主編，《客語千秋：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社。

sui₃₁ ten₂₄ 火水燈（煤油燈）、set₂ ts'u₁₁ 雪櫥（冰箱）、sui₃₁ kua₂₄ 水瓜（絲瓜）、sui₃₁ pat₅ tsai₃₁（蓮霧）、fuŋ₁₁ mau₂₄ k'io₁₁ 紅毛伽（蕃茄）、t'eu₅₅sui₃₁ 豆水（豆漿）、sii₂₄ mau₁₁ 絲茅（芒草）、fan₂₄ p'o₁₁ net₂ 番婆笏（含羞草）、fan₂₄ p'o₁₁ ŋin₁₁ 番婆人（婦人）、k'ie₅₅ ka₂₄ po₁₁ 契家婆（情婦）、kiam₃₁ moi₅₅ 撿妹（養女）、pui₁₁ haŋ₁₁ 陪行（伴郎）、fan₂₄ kui₃₁ 番鬼（男原住民）、sin₁₁ liau₅₅ tiam₅₅（神料店）。

這些都是與當地文化結合很緊的文化詞，邵靖宇先生認為，漢字「它」本意是眼鏡毒蛇、「為」本意是大象，從這兩個字就可以推斷中國文字上古時期，有許多是南方所創發出來的，因為毒蛇與大象都是南方的動物，必須在南方才能創造出這個詞³⁰。所以文化詞是特殊文化背景產生的特有詞，別地方無法取代。如前舉 fan₂₄ p'o₁₁ net₂ 番婆笏（含羞草）、fan₂₄ p'o₁₁ ŋin₁₁ 番婆人（婦人）、fan₂₄ kui₃₁ 番鬼（男原住民）都是客家人住在外邦馬來西亞，稱當地人為番，所以才會造出這些帶「番」字的稱呼。

（六）本地特有本地獨用的特異詞

除本方言特有之外，與其他次方言用法也迥然不同。例如：sui₃₁ heu₁₁ sui₃₁ 水喉水（自來水）、am₅₅ luŋ₁₁ 暗窿（隧道）、kiam₁₁ su（蟾蜍）、kiok₂ ŋ₁₁ 腳魚（鱉）、ŋiu₁₁ sii₃₁ lo₁₁ 牛屎螺（蝸牛）、tu₃₁ p'at₂（肚子）、hi₃₁ naŋ₅₅（長鬚）、man₅₅ ku₃₁（垢墘）、ts'o₅₅ lon₅₅ ŋin₁₁（麻煩人）、kau₂₄ p'o₁₁（娶老婆）³¹、vu₂₄ kui₂₄ p'o₁₁ 烏龜婆（老鴿）、a₂₄ luŋ₂₄（放高利貸的人）、pot₂ ion₅₅ tiau₅₅（羊癲瘋）、tseu₃₁ ts'oŋ₁₁ hi₅₅ 走腸氣（盲腸炎）、siit₅ fuŋ₁₁ ts'a₂₄ 食風車（遊覽車）、saŋ₂₄ tsai₃₁（生小孩）、kiaŋ₃₁ len₅₅（頸鍊）、o₂₄ tiam₁₁ ŋiau₅₅ 屙甜尿（糖尿病）、k'iet₅ liaŋ₂₄ 蹶嶺（爬山）、ha₅₅ im₂₄ 下陰（陰莖）、tsii₂₄ ie₁₁（女陰分泌物）。檳城以馬來人

³⁰ 參見邵靖宇，2001，《漢族祖源試說》。頁 145-154，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³¹ 馬來語 khawin（kawin）是結婚的意思，kau₂₄ p'o₁₁ 可能是採馬來語的 kah 加上客家話的「婆」（老婆）而形成的合璧詞。

為土著，後來加入印度人華人，因語言差異大，所以對當地的小動物，為了溝通體會意義，所以創出很奇特的名稱，如「蟾蜍」叫 $kiam_{11} su$ 、「蝸牛」叫 $ŋiu_{11} sii_{31} lo_{11}$ （牛屎螺），這些特異詞必須深入文化深層裡才能找到答案。

六、結論

本文語料根據筆者於馬來西亞檳城州之浮羅山背所做的客家話調查，受訪的發音人來自梅、惠州之陸河、揭西、梅縣、五華、湖陽等地。雖然他們來自不同的客家地區，但他們所說的客家話幾乎都是走梅縣系統的口音，也就是大都以普通話詞彙來說客家話，頗有梅縣話一統客家的趨勢。當然其中仍有一些變異，以及部分特徵詞還非常穩固的保留下來，而這些變異幾乎是來自當地各種語言的融入使用，呈現一個大拼盤的現象。雖然是拼盤，但頗有梅縣客家話為主菜之勢，希望將梅縣話在東南亞強勢影響其他客家話的現象，在本文真實呈現，讓後繼調查者了解此一現象。當然對關心客家話本質消失變形的朋友，也可以先了解這個嚴重現象，朝著這些變化去做扭轉乾坤的工作。

馬來西亞檳城一帶，移民開墾之初，華人佔多數，印尼馬來人跟在華人之後來此開墾。華人走海路到此路途遙遠，比不上印尼近在百里往返容易，所以生活條件轉好後，印尼人大批湧進。如今馬來人才是當地主人，享有一切優厚條件，華人則大權在別人，處處受到不公平待遇，常在權利義務間折衝，永遠在心中留著他的隱痛。而這些廣東人、潮州閩南人、惠州、梅州、汀州客家人，來此謀生，為了溝通，出外都以華語為主要語言，與政府打交道又要學馬來語，加上英語是共同互通的國際語，所以他們從小學中學開始，就要學習華語、馬來語、英語，加上自己的母語及華語間的方言，每人都必須付出極長的歲月去學習語言。因為要學的語言很多，所以產生混淆融合的現象，

常常搞不清楚哪一種說法才是正確的客家話，本文站在梅州、惠州、汀州客家話的基礎上，來分析檳城客家話，得到上面的一些現象，以供學界參考。其中還有許多歷史及平面的比較，有待長些時間再整理出版。這裡僅把詞彙音韻的特徵臚列出來，藉此了解檳城客家話的一統趨勢，並推斷未來的客家話會是怎樣的面貌。

參考書目

- 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1993，《山東省志·方言志》。濟南市：山東人民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文系，1989，《漢語方言字彙》（第二版）。北京市：文字改革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1995，《漢語方言詞彙》。北京市：語文出版社。
- 吳安其，2004，〈語言接觸對語言演變的影響〉。《民族語文》1：1-9。
- 李如龍、張雙慶，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市：廈門大學出版社。
- 周日健，2000，〈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頁 188-202，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邱仲森，2005，《台灣苗栗與廣東興寧客家話比較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邵靖宇，2001，《漢族祖源試說》。浙江杭州：浙江出版社。
- 許寶華、宮田一郎，1999，《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
- 陳秀琪，2002，〈中古精莊知章母在客語的演變〉。頁 85-101，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_____，2005，〈知莊章生母的捲舌音—舌位的前化運動〉，發表於「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台中：靜宜大學，2005年5月14-15日。
- _____，2012，《客家話的比較研究》，台北：南天書局。

- 陳恩泉主編，1999，《雙語雙方言與現代中國》。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陳曉錦，2003，《馬來西亞的三個漢語方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黃雪貞，1995，《梅縣方言辭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溫昌衍，2000，《客家方言特徵詞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
- 詹伯慧，2002，《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劉綸鑫，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錢曾怡主編，2001，《山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 謝永昌，1994，《梅縣客家方言志》。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羅美珍，2000，〈論族群互動中的語言接觸〉，《語言研究》3：1-20。
- 羅肇錦，2000，〈台灣漳州客家話的失落與四海話的重構〉。頁 267-283，收錄於《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羅肇錦，2002，〈客語的非漢語成分說略〉。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_____，2002，〈試論福建廣東客家話的源與變〉。《聲韻論叢》12：229-246。
- _____，2010，〈客家話「女麻」(ma)的語法化過程〉。頁 290-299，收錄於羅肇錦、陳秀琪主編，《客語千秋：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社。
- 蘇新春，2004，《二十世紀漢語詞彙學》。上海：上海辭書。

Thomason & Kaufma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rask, Robert Lawrence, 199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